

杨家世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活动专栏

父亲的药箱

今年，是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的美好日子，我写下这个故事，是记叙81岁的老父亲含辛茹苦的行医生涯，算是父亲与祖国一段人生故事的回顾，也是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心路历程的述说。

题记

父亲有一个药箱，是他当赤脚医生时分下来的。父亲一直带在身边，尽管五十多年了，药箱的外壳都陈旧不堪，但为人民服务的字眼依旧清晰可见。去年，我从医院接父亲回家，说：这个药箱破旧，不如换一个？父亲说，这个药箱是我的宝贝，我舍不得丢弃。我知道，这个药箱，是父亲行医的养口本，是父亲与药箱相依为命五十年的见证。

父亲生于一九八三年八月，那时的湘西山寨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八岁那年，父亲背柴赶场的路上，遇上土郎中山被五步蛇咬了手指。山柏脸色苍白，父亲上去帮忙，打开山柏的小药箱，取出小刀，切下了山柏的伤指头，救了山柏的命，山柏对父亲的勇敢竖大拇指。后来，父亲成了山柏的小学徒，开始了难忘的学医生涯。

父亲跟着山柏学到了许多中草药知识，山柏出门治病都背着一个木制小药箱，父亲当下手，师徒俩穿行在贫困落后的山寨。不久，山寨解放，山柏采药时摔下悬崖死了。父亲成了小药箱的主人，可一个孩子哪能挑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十年后，父亲到卫生院当学徒，回家后成了寨上第一个赤脚医生，父亲有了一个崭新的皮制小药箱。父亲爱不释手，小小药箱，不仅是一个医生身份的象征，还是一个沉甸甸的重任。从此父亲背着药箱行走在风雨中，把医生的责任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的药箱里，装着银针、拔火罐、小手术刀片、注射器、缝合针线等器械及少量西药。在缺医少药的山寨，父亲开始自学中医，拜老师傅为师，用中草药为村民看病，成本少，方便快捷，颇受欢迎。小小银针治百病，父亲用一个小银针，为寨民治好了许多常见病。一把小火罐，舒经活络一根缝合线，连接精气神。胳膊上一根针，疫苗种全身等谚语在山寨流行，都是父亲职业奉献的见证。许多寨民至今遇上父亲，还倾吐当年赤脚医生背药箱行医的辛酸：

西药郎中是个官，采药郎中做狗钻。父亲背着药箱行走在大山里，遇见上等草药，就钻进大山采挖，送给群众，减轻病人的负担。有一次，在悬崖上采药，父亲不小心跌下来，摔碎一颗门牙，连药箱也摔坏了。

当赤脚医生，父亲背着药箱行走，没有少吃苦。1972年，我们搬家到常德洞庭湖区，父亲带着那个旧药箱落户。父亲参加双抢、挑大堤等繁重的劳动，休闲时，给群众治病，渐渐有了名气，大队让父亲重操旧业，继续当赤脚医生。父亲发挥专长，骑着自行车，给群众送医送药。那时，公社经常有牲口病了，缺少兽医。公社领导见父亲精力充沛，有担当的自信，就请了一个老郎中教父亲兽医知识，父亲也乐意学。于是父亲的自行车上有两个小药箱，人畜患病，都找父亲。父亲得了一个谷神仙称号。父亲看病，认真细致，有一次，父亲给远处的一家治肺病，因为生产队缺人手，病人家属派出三个劳力，来队上挑大堤，帮父亲抢工分。有一次，队上肉猪患疥疮，父亲把病猪绑在板凳上，给猪打点滴，父亲新的兽医技术，让群众大开眼界：没想到谷神仙还能这样治牲口！这回，父亲的左手被牲口踢了三脚，又红又肿。父亲凭借一股子犟劲，换来了群众的无数赞美，换来了群众的好口碑。

一九八二年，父亲背着他的药箱，回到了张家界。父亲被正式录取为一名国家医生，分配到桑植的一个边远山区卫生

院。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医院治病。但也有出诊的时候。每次出诊，父亲像一个老兵走上战场，他穿上白大褂，将药品、器械装进小药箱，爬山涉水，给需要的群众上门服务。父亲常对我们说，别以为出诊是一件好事，群众在看着你，你的药箱装着的是一份责任，一份神圣。一次，父亲接到一个急救电话，父亲背上药箱一路狂奔，越过五条山溪，跨过三座大山，摔倒了六次，奔跑二十多里，可父亲没有停，十万火急啊，病人农药中毒，分分秒秒都有生命危险。病人跑到病人面前，哪还有医生的模样？全身湿透，白大褂沾满泥土，连嘴唇也被石头划破，出血不止。父亲不顾上料理自己，急忙开始抢救。插管、吸液、除毒、输液，病人抢救成功。父亲又马不停蹄护送病人下山住院，这回父亲的小药箱由群众背着，父亲的大白褂在大山中显得格外耀眼。

就这样，父亲的药箱与父亲结伴而行，父亲背了多少回？又救活了多少群众？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的药箱，装载了父亲的一颗医者精诚的心灵。父亲的药箱与父亲相依为命，见证了父亲当白衣天使的奋斗生涯。直到一九九二年退休那天，父亲对院长说，那个随我出诊的药箱送给我吧。院长哈哈大笑，说，一个小药箱，是你的爱物，既然你需要，我再送你一个新药箱，希望你继续发挥余热。父亲对院长深深鞠了一个躬，突然老泪纵横，连连称谢。就这样，父亲在国家单位十年行医使命结束了，但父亲又带着他的药箱，开始他行医返聘的新征途。

一个小药箱，随父亲南征北战。退休的父亲先后到广东煤田、郴州医院等地打工，继续用他的医疗技术为群众服务。父亲守着一个小药箱，无数次出诊。夜晚，母亲就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父亲的那一声熟悉的咳嗽。进了大门，母亲从父亲肩上接过小药箱，就说：快去吃饭，我都热过三遍了。父亲的小药箱，成为父亲和母亲爱情和亲情的陪嫁物。父亲退休后，小药箱由母亲打点，药箱里装的银针、钳子、部分药品由母亲接管，母亲还随父亲一道出诊，父亲穿白大褂，母亲背小药箱，风雨中，小药箱上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格外闪亮，也格外耀眼。小小的药箱啊，你是一朵山花，长在大山里，绽放在喧嚣的人海里。小小的药箱啊，你是一湾溪水，奔跑在大山里，滋润在群众的心坎上。

我的这个小药箱，你能接过来吗？父亲不止一次问我，每次我都无言以对，我虽然是一名医学院毕业有职称的国家医生，可我多次改行，当了一名党报记者，不再穿白大褂，与父亲并肩作战。每每提及此话，我羞愧难当。父亲知道我的心事，不再强求。面对小药箱，年迈的父亲总在思考。尽管每天父亲拖着佝偻的身体，前往市区一家医院上班，没有背药箱行走的父亲魂不守舍，总有一种心酸的遗憾。我的这个小药箱啊，何时到外见世面？这是一位医者良心的拷问，也是一位老者对祖国传统医术传承的渴望。

我很佩服父亲的毅力。父亲坐诊，靠中医望闻问切，积累经验。父亲将他行医六十年的心得详细记录，整理成书，二〇一七年出版发行。父亲的小药箱里，装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牌，也装满了一位老中医的奋进历程，让父亲的人生充满芬芳。父亲的小药箱，我为你歌唱。

今年，我八十一岁的父亲仍在坐诊劳作，用一颗精诚的心换取群众的身体健康。今年四月，父亲患心肌梗塞，在医院做了搭桥手术，父亲住了四天院，就偷偷跑出院，到单位给群众看脉处方，护士问，父亲说：我这把老骨头，国家给我报销医疗费，治好我的病，我活着，就要回报祖国！每天行医回家，父亲把治病的验方，一张张整理后，轻轻放进小药箱，是在给大地播上春天的种子？

相关链接：

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界日报社承办，张家界市杨家世界杯有限公司冠名。

征文时间：2019年7月1日至9月10日。

征文内容：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张家界故事为题材，反映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体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感人事迹，以小见大、多层次多角度呈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纪实散文、诗歌；来稿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紧扣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突出地域性讲好张家界故事；为原创作品，此前未发表，行文生动；来稿应对作品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所投递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凡投稿者，视为同意本征稿活动的所有规定。

征文邮箱：272273702@qq.com（须注明杨家世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字样）。

征文奖励：设一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各1500元；三等奖30名，奖金各800元。评奖结果在《张家界日报》、掌上张家界、爱视网、张家界公众信息网同步公告。择优刊发部分获奖作品，适时召开会议为获奖者颁奖。

[记事]

ZHANGJIAJIE DAILY

旅途发现

夏日九天洞

□宋梅花

要去九天洞。得到这个消息，是在7月5日。虽是张家界本地人，神奇的桑植九天洞却是我向往已久的旅行。当晚，我失眠了，我做梦了，我在梦里梦见了九天洞，还有传说中的九天玄女。

早上八点准时乘车出发，车路两旁绿野成荫，从车窗外掠过。一路上，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些绿色。我很喜欢那种清新翠绿而又充满期待的感觉。待下得车来，一座水池边的九天玄女白色雕像已飘逸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九天洞，到了。

绕过那弯弯的长廊，来到洞口。从下第一个台阶开始，一股清凉之气迎面袭来。越往下走，洞内越觉清凉。洞内是湿湿的青石板道，石道很宽，不时有滴水落在青石板上。两旁许多钟乳石伫立着。青石板游道两旁有石雕栏杆，栏杆上立着一朵朵石刻的荷花。抬头望去，千奇百怪的石笋柱，一根根，一片片。石笋柱细细密密地从洞顶倾挂在洞壁半空，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映射下，近看似一帘幽梦低垂吟唱，远看似一座太阳山金光闪闪。又似云南石林，伴着洞内播放的悠扬婉转的笛声，我仿佛听到，那是阿黑哥在用笛声，呼唤她心爱的姑娘——阿诗玛。那美丽的钟乳石笋，象极了美丽的阿诗玛。

再往下走，游道变得窄起来。头顶着壁，壁连着柱。我勾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过一段泰山

顶似的过道，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撞着头顶的钟乳石。石径弯弯，水路弯弯。前面有霞光，仔细一看，却不是霞光，像是一片蓝色的云海。还有细细的灯台，若有若无，或长或短，或高或低地静静地伫立在云海岩石边上。整个云海云雾升腾，如梦如幻。

这里，便是凤栖坡么？一直往前走的我，来到洞内一处景点，脚步不由停了下来。有简介：有凤来仪，一片祥和。玄鸟展翅飞过，大地欣欣向荣。稍时栖息，玄女即将飞越天桥、云上漫步、抵天庭接受敕封。看着这些内容，不由得让我对我那片钟乳石笋坡望了又望，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只美丽的凤凰，正在空中鸣叫着，不停地盘旋在凤栖坡上空，寻找着栖息的梧桐。

这个凤栖坡，形状象山坡，名字很美，那些一根根小小成片的钟乳石，再配上若隐若现的灯光，有着无限的美感。

洞内的青石板路很长。在一处游道前方的路中间，立着一根长长的直抵顶壁的钟乳石笋，象一棵千年老树，旁边傍着一棵人多高的小乳笋。正好立在路中间。我慢慢绕过这根挡在路中间的石笋，倏然看到石笋背后端坐着一位观音菩萨。越往里去，洞更深幽，洞顶更显高而空旷。

洞内的台阶循洞势而建，很有特色，不说九曲十八弯，也是十进九回环。当走到一处左边空

旷而右边石道狭窄而高的路段时，我有些惊恐，尤其是我的眼光望向左前方洞壁顶时，感觉更甚，那顶是倾斜着上去的，洞壁上凌空垂下来好多尖牙利齿。是老虎牙么？还是牙齿面相狰狞地从洞顶一根根铺洒在洞空中，下面是洞底，似万丈悬崖。我有些胆颤心惊，不敢再朝那方看。

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约几分钟，一拐弯处前方左壁上，赫然现出一条龙！龙嘴大张，龙身飞腾，紧紧镶嵌在洞壁上。

再沿阶往下，便见一小洞口，象是始进龙宫。龙宫口，阵阵寒风扑面袭来。细看四周，却不知风从何处来。往下走几步，风却又没有了，好神奇的风啊！我回过头望了又望，对四周紧密的岩石看了又看，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再回头走几步去试试那风，又是那冷得让人哆嗦的风劲儿。

看完洞内所有景点，便进入全程长达330米的时光隧道。美伦美幻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光隧道。这条隧道也是出洞的通道。隧道里流水潺潺，百鸟争鸣，桃花盛开，一片世外桃源，给人别有洞天之感。

九天洞真的很美。

不虚此行。



雪山下 汤青摄



西线旅游采风诗词

竹枝词

丁新民

青安古渡风烟雨，两岸人家野花繁。

户户门前碧玉栏，晴天早起采桑忙。

茅岩河平湖游

苏新民

苦竹寨上送红军

古风新韵

平凡人生

父亲是朵太阳花

□朱凤英

窗外，雨滴抛珠滚玉般溅落在玻璃窗上。凝视着书桌上开得精神饱满的太阳花，我不禁想起父亲，顿时潸然泪下。他曾经是我们家的太阳花。

听别人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爷爷在国民党征募壮丁时被抓走了。那时，奶奶二十九岁，父亲五岁，姑姑一岁，爷爷走后便杳无音信。奶奶是缠足过足的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做农活很吃力。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孩子遭白眼受虐待，奶奶依旧带着两个幼儿依附娘家、攀援亲戚，过着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一直未改嫁。

贫苦孩子早当家，十九岁时，父亲成家了。婚后，他像一棵大树努力撑起一贫如洗的家。父亲一边养育着八个孩子，一边赡养着年迈的老母亲。我们八姊妹像一群小鸟候尔躲避在树荫下，忽又栖息在枝丫上，常常让他焦头烂额。

父亲和姑姑对奶奶很孝顺，和奶奶说话时轻言细语，有好吃的东西总是让奶奶先吃。过年时，父亲早早起床，将煮好的鸡蛋和着糖水端到奶奶床前，要我们跪着给奶奶拜年。小的时候我们乖乖地照做，长大后开始腼腆，很少从命。不善言谈的父亲很恼火，便一声不吭地坐在火坑角落里抽闷烟。父亲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他总是很麻利地用卷烟纸把碎叶卷成小喇叭，再用中指和食指沾上唾液，把喇叭口逆时针拧紧，点上火后一根接一根地抽，吐出的烟圈如团团愁云将父亲层层包围起来。

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忙碌着。农忙季节，白天种庄稼，晚上割篾织竹器、打草鞋。冬天，父亲穿着薄薄的解放鞋带着哥哥们上山砍柴烧炭。凌冽的北风浸肌透骨，父亲脚上生满了冻疮，手上裂开很多小口子，像婴儿

儿的小嘴巴，渗透出殷殷红血。我问父亲：疼吗？不疼，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父亲边说边坚毅地用胶布将伤口包裹起来。赶集日，父亲便将炭、竹器挑到七八公里外的喻家嘴市场上卖掉，补贴家用。那年代，四山两界织竹器、烧炭卖的人多，城里需要的人少，挑到集市上的东西很难顺利出手，散集时便忍痛割爱贱卖，贱卖也没人要就寄存在别人家里，等到第二个赶集日再卖。

父亲少言寡语，总是做得多，说得少。我八岁时生病高烧不退，患上了极易丢命的麻疹。那是一个北风呼呼大雪纷飞的日子。父亲给我穿上棉衣后又用被子包起来，放在竹背篓中。踩在厚厚的积雪上，父亲背着我步履蹒跚。大雪鹅毛般飘落在父亲的头上。夜幕降临时我们才到达喻家嘴卫生院，父亲汗流浃背。经过抢救，三天后我转危为安。父亲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的老家山多田少，农作物收成不好，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次，父亲赶场回来看见同村毛家揭不开锅，生活陷入了困境，便悄悄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大米匀出来送给了毛家，帮他家渡难关。母亲知道后对他抱怨数落了很久，我们也不能理解。

年幼无知的我对父亲的诸多做法嗤之以鼻。十七岁那年，叛逆的我顶撞了奶奶，面对父亲的严厉教育，我不屑一顾，乜斜着眼睛，撇了撇嘴。气急败坏的父亲浓眉倒竖，怒不可遏地抄起手膀粗的茶树棍在我腿上横扫了两棍，第三棍下来时被母亲拦住。顷刻间，我的大腿上肿起两条又红又紫的粗痕，痛得我撕心裂肺，我因此耿耿于怀，对父亲怀恨在心，很久都不理他。事

后，父亲一直都很后悔，在我面前谨小慎微的，再未对我说过半句重话。

父亲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是我们队上的会计。过年时，我家门口就贴着父亲写的对联，在彤彤红日的照耀下，格外耀眼。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学算术，讲四言八句。我坐在父亲的腿上掰着手指数天上的星星，父亲刮着我的小鼻子：小傻瓜，星星是数不完的！今天数不完，我明天还数，以后天天数，我躺在父亲怀里撒娇。

子女成家后，父亲耕耘庄稼播种蔬菜，依旧劳作在田间山头。二〇〇〇年秋季的一个下午，父亲挑来一担米送到我家，凤儿，这是刚出的新米，你们尝尝。父亲汗涔涔的，一脸慈祥。外面店铺里多的是米，这么远的山路，您以后就别送了。我嘴上这么说，心头却热乎乎的，擎起衣袖心疼地揩去父亲额上的汗珠。

三个月后，父母亲应邀在一个族人家里吃晚饭。回家时，羊肠小道漆黑一片，父亲反复叮嘱母亲小心行走，自己却一个踉跄跌入十米高的悬崖下，摔破了后脑勺，因黑灯瞎火又交通不便，未能得到及时医治，四小时后，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一生坎坷沧桑勤劳善良，但他坚强阳光的。他把对奶奶的孝敬诠释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把对子女的疼爱扛在肩头埋进心底。子欲养而亲不待，少不更事的我不懂父亲，成为今生最大的遗憾。

天放晴了，书桌上的太阳花开得更亮了，像父亲的脸。十八年了，父亲似乎从未离开过我，他像太阳花盛开在我心里。天再高又怎样，惦起脚尖就能接近阳光；地再深又如何，伸出手掌就可触摸到父爱。